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輯
沈雲龍主編

奉直戰爭紀事

張梓生編

文海出版社印行

奉直戰爭記事

目次

一、戰爭之原因	二
二、戰爭之導火綫	五
三、開戰前之調和	九
四、戰前兩方之局勢及各省之牽動	十四
五、奉直兩方進兵之情形及其實力	十九
六、兩軍開戰前之軍事計劃	二四
七、戰前之哀的美敦書	二七
八、兩軍之決戰	三六
九、奉軍潰兵之繳械	四四

戰爭中兩方關係者之動作	四五
事後之懲辦	四七
外交之影響	四八
近畿戰後之軒然大波	五一
奉直戰事之結束	五二

0178

奉直戰爭紀事

張梓生編

民國成立以來，十有一年，國內戰爭之禍，無時或已，其間除南北戰爭，現在尙未結束，各省局部之戰，關係國家較小，不能計及外；則民國二年有袁氏統一全國之戰，而長江沿岸以及湖廣各省莫不被其災；民國五年有各省反抗帝制之戰，而川滇黔粵受禍尤烈；民國六年有張勳復辟之戰，而京畿附近，風鶴頻驚；民國九年有安福黨人之戰，而直魯豫各省，咸受其殃。戰爭之期間，既接續不已，戰爭之區域亦幾遍全國；吾民之身受其禍者，真欲訴而無門矣。安福黨人敗後，吾人民方冀休養生息，漸臻平安，以徐圖南北之妥協，而恢復十年來斲傷之元氣；乃奉直之戰，機驟

啟，全國各省，咸有牽動之勢，交通阻滯，商市蕭條，值華盛頓會議解決遠東問題之後，不務修明內政，整理金融，乃犧牲大好時機於兵戈戎馬之間，其可惜爲何如！今者奉直兩系之戰，雖以最短之時間，得大體之解決，而國內猶復禍機遍布，有觸即發，吾人民對此艱難之時局，將何以圖其善後而免其禍害乎？爰乘戰事暫告段落之際，秉筆記之，上稽事變之由來，下及最近所能確定之事實爲止，俾讀者瀏覽一過，對於此次奉直戰爭，即可得一具體之觀念，而懲前毖後，亦可爲將來之借鑒也。

一 戰爭之原因

奉直兩系勢力之成立，爲近數年間事，而兩系之互相水火，尤爲安福系倒後始行顯露之事實。蓋前者，奉之張作霖與直之曹錕，雖不甚相融，而兩方勢力尙未抵觸，彼此亦無大不了事以爲之梗；吳佩孚更遠處岳陽，不至與奉天方面有所衝突。吾人回憶當吳佩孚自岳州班師北返之際，其時所慮與爲敵者，除皖軍方面以外，

尙有關內之奉軍，然經幾度磋商以後，奉軍竟不爲吳患，則此中關係，不難概見矣。安福系既敗，吳佩孚聲威大振，勢力亦驟然擴大，張氏對之，未免不慊於心。當時戰事甫息，而外報即紛傳奉直衝突；三使進京之時，張會面指吳短於曹錕，此實奉直戰爭最遠之線索，而曹張聯姻之舉，卽所以彌縫奉直兩方惡感，使不致立時決裂者。自此奉直兩系各盡力以圖本系勢力之擴大，而每經一度之發展，兩方卽不免暗中有一次之衝突，結果則各得相當之交換，以維持其勢力，而暗中更各竭力相鬪，以至於今日而始有解決。吳佩孚練兵洛陽，擴充師旅，整飭戎行，人皆知其志不在小，張作霖雄踞關外，斂集軍需，蓄養實力，亦與吳氏相對待，其所以不卽接觸者，實張曹聯姻之效果，曹氏中隔兩方，對奉天以姻婭之誼，對洛陽以部屬之情，相與周旋而爲之排難解紛。又靳雲鵬方執中央政柄，遇事以保持各方均勢爲務，使兩系利害，不致過於衝突，如去年天津會議，奉系得在關外三省及各特別區域內掃清系外之勢力，而直系亦得陝省地盤，並得撤去豫陝奉軍，以免臥榻之旁有人酣

睡卽其例也。天津會議分配利益後，其與兩方最有關係，而使分配後之利益又相衝突者則爲鄂省之事變。蓋鄂之王占元，本與奉張直曹并合而成三角之形勢者，乃不幸王氏自天津會議返鄂後，部下迭起變亂，致爲鄂人所不滿，又阻遏鄂人自治潮流，以起湘省援鄂之師，當此之時，吳氏偏師來鄂，擊退湘軍，遂以兩湖巡閱使之名義，占有鄂省之地盤，雖王氏肆其遠交政策，聯奉拒吳，而其結果，吳氏勢力益見擴大，奉直衝突，又益接近矣。自此至今，一年來之時局，實無時不可爆裂，三角之形勢既破，輕重不均，危險實甚，其所以尙能支持至今者，一仍因中央之靳保定之曹，合力以求緩和，其間事跡，歷歷可見；一則因張吳各知其力之未充，不足以制對方之死命，恐一旦決裂以後，勝負之數，未可豫卜，各於表面不得不示靜止之狀，而暗中則反各盡其縱橫捭闔之技，以求活動於南方，而待事機之成熟。如此情態之下，使無導火之線以引其爆裂，或中間和緩者之力不卽減退，以阻其爆發之機，則或可維持表面之和平，以遷延歲月，亦未可知。乃忽而梁閣成立，兩方利害，衝突益

甚，乃不得不各出全力相周旋，以求時機之早熟矣。

二 戰爭之導火線

梁士詒之組閣，實爲此次奉直戰爭最大之近因；蓋靳去梁繼，表面雖得奉直兩方之同意，而實際爲吳氏所不滿；又於十一年元旦下令赦段芝貴、張樹元、曲同豐、陳文運、劉洵、魏宗翰諸人通緝之罪，當時共相謠傳，謂安福系交通系與奉天方面暗中結約，擬於軍餉上抑制吳氏，使洛陽吳部軍隊因乏餉潰散，藉此以制吳氏之死命。適其時華盛頓會議中中日代表磋商山東問題正在吃緊之時，梁士詒突令中國代表向日退讓，全國各界莫不憤恨，洛陽方面乃於一月五日發出通電，指斥梁氏謂「自魯案問題發生，展至數年，經過數閣，幸賴我人民呼籲匡救，卒未斷送外人。膠濟鐵路爲魯案最要關鍵，華會開幕經月，我代表壇坫力爭，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籌款贖路，訂發行債票，分十二年贖回，但三年後得一次贖清之辦法。外部

訓條，債票儘華人購買，避去借款形式，免受種種拘束，果能由是贖回，該路即與外人斷絕關係，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將定議，梁士詒投機而起，突竊閣揆。日代表忽變態度，頓翻前議，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薦。外部電知華會代表，復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後再答。當此一髮千鈞之際，梁士詒不問利害，不顧輿情，不經外部，逕自面復，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爲，不敢爲者，梁士詒乃悍然爲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號，代表之所爭持者，咸視爲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縱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爲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我全國父老兄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祛害除奸，義無反顧，惟有羣策羣力，亟起直追，迅電華會代表，堅持原案。其對於梁氏，蓋已不留餘地。自此電發出以後，不但直系各省督軍省長如蘇之齊燮元，王瑚，鄂之蕭耀南，劉思源，陝之馮玉祥，劉鎮華，魯之田中玉，贛之陳光遠，

楊慶堃等，連發通電，響應吳氏；即豫之趙倜，皖之馬聯甲，與各省屬直軍官，亦均有電贊同吳氏。奉天方面，乃電致中央，謂：「某上次到京，隨曹使之後，促成內閣，誠以華會關頭，內閣一日不成，國本一日不固，故勉爲贊襄。乃以膠濟問題，梁內閣甫經宣布進行，微日通電，亦不過陳述進行實況，而吳使竟不加諒解，肆意譏彈，歌日通電，其措詞是否失當，姑不具論，毋亦因愛國熱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問是非，輒加攻擊，試問當局者將何所措手？國事何望？應請主持正論，宣布國人，俾當事者得以從容展布，克竟全功。」云云，其庇護梁閣，指斥吳電，固已昭然若揭。於是內閣問題，完全成爲奉直問題。吳氏繼續發電，既宣布新內閣罪狀，又限定梁氏七日內去職，措辭極爲激烈，各督軍省長，亦迭電請罷斥梁士詒，卒至梁氏不安於位，請假赴津。而奉天方面，則宣言維持體面，不願使自系擁護之人被斥去位。兩方爭持，梁氏續假，戰機乃愈迫而愈近矣。

其尤使此次奉直戰爭不能罷息者，則爲南方孫文遣伍朝樞赴奉與張氏磋商

條件一事。伍之赴奉，據伍氏在上海向各方宣言，純爲報聘性質，謂奉張迭次派員赴粵表示好意，粵政府以禮尚往來之誼，自有報聘之必要，而對於奉粵聯盟一層，伍氏祇承認其可能，而力辯其並無有訂立某種條約之事。但據當時各方面傳說，則謂「奉粵皖三系攜手，以謀統一，暗中接洽，似已成熟。」種種推測之辭，固不能謂爲無因。當時中央及曹氏方面，迭次遣使赴奉，而卒不能得少許之成績者，實此中關係有以使之然也。

據當時所傳消息，謂奉粵皖三系聯絡之結果，擬召集各系代表，在天津開全國統一會議，其會議中之議案，已由三系先行暗中商妥，大約一以孫文爲大總統，段祺瑞爲副總統，梁士詒爲總理；二，免吳佩孚直魯豫副使之職，着率所部歸兩湖巡閱使本任；三，大赦安福黨人；四，任張勳爲蘇贛皖巡閱使，段芝貴爲直隸督軍；五，恢復舊國會，制定憲法。以上條件，據當時某外報通訊，謂保定曹氏方面，可以不生問題，洛陽吳氏及直系各督如有反抗者，則三系并力攻之，以爲武力之解決。吾人觀

張氏運兵入關，卽以保護天津會議爲名，不能謂此說完全出於好事者所臆造而奉直戰爭之導火線，固已伏於此矣。

三 開戰前之調和

此次奉直戰爭，自一月間張吳發電互訐後，直至四月底始實行接仗，其間四個月之醞釀，調停之空氣，和平之表示，大足迷國人之目。蓋保定之曹氏，祇求維持現狀，不欲過爲冒險，故自奉洛情形漸形險惡，卽極力避出衝突潮流，退居調停地位，以求戰禍之消弭；公府方面，亦懼奉洛兵戎相見，竭力向兩方調解，而實際祇以延長戰爭醞釀之時期耳。

二月八日之奉天會議，曹錕遣王承斌出關調和，同時張景惠因參與會議出關，公府方面亦委託以調停之使命。八日議畢，王返保覆命，以未得要領，十一日王復出關，同時趙爾巽亦由公府方面派遣赴奉，並傳攜有某項條件，更有傳洛陽方面

亦遣車慶雲出關釋解意見者，結果皆不得要領。其時奉粵聯絡成功之消息尙未傳出，故兩方尙有去梁留葉與梁葉同去之磋商。

二月中旬時，梁士詒既二次續假，張作霖更欲全撤關內奉軍以表示決絕之意。於是公府方面，乃使孟恩遠以磋商善後名議赴奉，保定又遣王承斌三次出關。孟抵奉後，不能得一進言之機會，王則欲求關內奉軍不調動而不可得。其時張景惠由奉回京，其所齎來之消息，頗能助長一時和平之空氣。此時之局勢，曹錕左右之曹銳，王承斌與張作霖之親信張景惠、秦華，均主張平和，願向兩方疏解；奉天之態度似激似和，所傳消息，頗難判斷；洛陽之吳佩孚，外間雖傳有召集會議之說，而態度却非常靜默，並時對人言奉直並無惡感，亦決不致開戰。此時時局之真相，大有令人莫名其妙之感矣。

調人之最能表示時局變態者，則曹銳於王承斌三次出關後，亦追踵蒞奉，適二十五日徐總統亦有罪己令式之通電發出，以爲去梁任鮑，并解釋奉洛意見之手

段孟恩遠奉保津京，奔走忙碌，二十七日又偕秦華出關，繼之者有三月二日張景惠之二次回奉，豫備繼任總理之鮑貴卿，亦親自抵奉向張商繼任之條件。此時之奉天已爲調人麤集之地，而洛陽方面不但靜止如前，更於十日發出通電，大意在表示戰爭之決不至實現。調人麤集奉天後之結果，曹銳除挽留退駐軍糧城之奉軍不出關，並請奉天增軍進關，以表示其和平真意外，更擲有不能宣布之條件返保，鮑貴卿之組閣，因奉張始則無切實表示，繼則直言不便贊同後，已無形打消，滯遲津保，以靜待曹銳攜歸條件之通過於保定方面。此時伍朝樞已由奉回粵，粵奉聯絡之計劃似已成功，故秦華回京，僅表示其個人和平之態度，謂奉直兩方之和平派已聯絡一起，即使兩軍開戰，亦必在火線上調解云云。至張景惠之向公府方面復命，外傳其竟明白聲言時局之變化，將有出於閣題之上者。自此曹銳攜歸之條件，既在直系方面，久不能得切實之解決，奉系方面，又盛傳時局將根本解決之消息，關停之事，一時殊無從着手，兩方亦各作軍事之準備矣。

四月下旬後之時局日趨險惡，前此諸調人已有無能爲力之勢，乃由奉方之前輩趙爾巽、張錫鑾與直系之前輩王士珍、洛陽方面關係較深之張紹曾及王占元、孟恩遠等六調人爲最後有力之調和，其致保定奉天兩方之電，大意謂：「比年國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間主持國是，共維大局，實兩公之力爲多。近以閣題發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測。又值雙方軍隊，有換防調防之舉，杯蛇市虎，益啟驚疑，道路洶洶，幾謂戰禍卽在眉睫。其實奉軍入關，據聞仲帥原經同意，兩帥復有奉直一家，當與曹使商定最後安全辦法之諫電，兩公和平之主旨，已見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膠澳接收伊始，正吾國積極整理內政之時，兩公任重兼圻，躬負時望，固不肯作內爭之導線，重殘國脈，貽笑外人，卽以私交言之，兩公昔同患難，誼屬至親，亦不忍爲一人一系之犧牲，自殘手足。事理至顯，無待煩言。現在京津人情震動已極，糧食金融均呈險象，斷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兩公大力者躬親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風謠，定將來之國是。弟等息影林泉，驚心世變，思維匹夫有責之義，重抱棟樑崩折之憂，竊欲

於排難解紛之餘，更進爲長治久安之計。擬請兩公約日同蒞天津，一堂敘晤，消除隔閡，披剖公誠，一面聯電各省，進行統一。弟等雖衰朽殘年，亦當不憚馳驅，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見，藉爲貢獻之資。愛國愛友，人同此心，迫切陳詞，敬祈明教。兩公如以弟等認論爲然，並請雙方將前線軍隊，先行約退，其後方續進之兵，務祈中止前進，以安人心而維市面。至於電傳報論，暫請一概不問不聞，專務遠大，是所切禱。」云云。此電發出後，一面另電洛陽，說明未與前次通電之意，並勸吳氏暫持堅忍態度，靜待調和結果；一面通電各省，勸共同進行息爭，惟此時兩軍前線，愈迫愈近，電文殊難生效。及六調人擬出京，親見張曹當面和解時，兩軍已開火，專車不能前進矣。

公府方面和平之運動，亦始終未息；六調人連發通電及與奉天保定洛陽分頭個人電商均無進步後，乃於四月二十六日，發戰前最後之命令，令兩軍在接近地點者一律撤退，靜候解決，謂「近日直隸奉天等處，軍隊遺調，以致近畿一帶，人情

惶惑，聞閭騷動，糧食騰貴，商民呼籲，情急詞哀。迭據曹錕張作霖等電呈，聲明移調軍隊情形，實之深爲惘然。國家養兵，所以衛民，非以擾民也。比歲以政局未能統一之故，庶政多有闕失，民生久傷憔悴，方謀拯救之不遑，何忍斲傷之不已？本大總統德薄能鮮，不能爲國爲民，共謀福利，而區區斬向和平之願，則歷久不渝。該巡閱使等相從宣力有年，爲國家柱石之寄，應知有所舉動，民具爾瞻，大之爲國家元氣所關，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繫；念生靈之塗炭，矢報國之公誠，自有正道可由，豈待兵戎相見？特頒明令，着卽各將近日移調軍隊，凡兩方接近地點，一律撤退！對於國家要政，儘可切實敷陳，以求至中至當之歸；其各協力匡濟，奠定邦基，有厚望焉！」云云。然此令甫下二十八日夜間，兩軍已開始戰鬥，由表面之和平而進於決戰狀態矣。

四 戰前兩方之局勢及各省之牽動

吾人欲知戰前兩方之態度——其始奉方何以若是其強硬，直方何以若是其

靜默，而戰端將開之際，又何以奉方忽然稍爲平靜，直方反轉爲激烈者，則對於戰前各方之局其及各省之關係，不可不先加以明確之觀察。

張作霖當初之計劃，奉粵皖三系聯絡，加以復辟派張勳殘餘之勢力，并力齊起，協以攻吳，則洛陽及其關係各省有全被包圍之勢；更因保定曹氏有避出潮流，對於奉洛之爭，不參加何方，以保持中立之表示，則張之勝算，似可豫操。蓋奉軍入關，保定方面已有不加阻遏之勢，則可以大隊奉軍，長驅直入，駐京漢津浦兩路之北段，以占北方之形勢；更令張勳沿津浦路線南下，與其皖省舊部合兵，一面進占隴海路以爲窺豫之準備，一面更聯浙以制蘇，則直系於東北兩面已有動彈不得之苦。南方政府，本約定同時舉行北伐者，倘能令李烈鈞之滇黔贛聯軍侵入江西，直方必不能不以兵助陳光遠守贛南；一面更以粵軍由湘進攻岳州，鄂省直軍，亦將全被牽制；如是則長江一帶之直軍，頗有自顧不暇之勢。川省本與南方關係甚密，由南政府設法運動，使助陳樹藩以反攻陝西，則潼關以內之直軍，當已苦於應付；

倘川軍更由長江以趨武漢，與進攻岳州之北伐粵軍相呼應，則勝負之數，更可不言而決。魯省態度，本不甚顯明，令吳光新張宗昌之徒，率領偏師，追田中玉表示助奉，當時豫計，亦頗易易。至豫軍之趙氏兄弟，本與奉系暗中聯絡，待各方既已進行，乃集合軍隊，從事驅吳，使洛陽根本之地，因此動搖。此張作霖最初之計劃，亦即其表示強硬態度之後盾也。

吳佩孚方面，自上年馮玉祥督陝，蕭耀南督鄂，張福來駐防岳州後，兵力本已分散，更以曹氏兄弟之別樹一幟，可使原駐直境諸軍，不爲己用。倘各方事變齊起，或則應接不暇，疲於奔命，使人得乘虛進攻，以制己之死命；或則須忍痛拋棄從前辛苦經營所得之地盤，以集中其兵力，方可與人一決雌雄；二者均不免於吳氏不利，故其態度不得不趨於和平，使事變不致急發，以留從容布置之餘地，并可利用時機，以圖轉移於與己有利之趨勢。

時局之轉變，不特使當初形勢大爲改易，而兩方態度，亦隨之大變。其轉移之樞

紐，在奉系方面則因（一）段祺瑞態度驟變消極。外傳魯督田中王過津謁段，段有諭其不必助奉之事；浙省亦因之改取靜觀事變之態度，雖與奉天方面文電唱和，而張作霖終不能得其實力之援助；安福諸將除張敬堯、張宗昌、吳光新外，餘亦意態闌珊，蟄居津門而不動。（二）張勳南下之失敗。奉方原定以張勳爲獨當一面之人物，使聯合皖浙，占領津浦南段及隴海全路者；乃此信傳出，國內固不免共起反抗，外交外面亦將發生問題，於是張勳不敢露面南下。皖督張文生反表示極端之鎮靜，與蘇省商議保境安民，雖欲求其以電文威脅江蘇而不可得，而蘇省乃得增徐州之防軍矣。（三）西南北伐之延期。據以前傳說，孫中山原與奉方約定奉軍入關與西南北伐同時並進者；乃孫氏因與陳炯明之穩健派意見不同，發生問題，孫氏坐困梧州，無計進行；又因湘省關係，進兵困難，不得不改變方針，因決意改道由韶關入贛。軍隊轉移，本須時日，適其時陳炯明辭去各職，離開廣州，孫氏更不得不統率親信軍隊，返粵主持一切軍事行進，不免稍爲遲緩。雖李烈鈞所部，不隨孫回

粵，逕由三水運赴韶關，以圖急速入贛；亦以轉運之苦，軍隊之少，不能單獨猛進。洛陽方面對此殊爲漠視，結果祇使陳光遠發電中央告急，並增贛南防軍而已。（四）豫軍之失敗。趙傑通款於奉，本負有乘機發難，動搖吳佩孚洛陽根本，及阻絕湖北岳州兩處直軍北返之路，並遏馮玉祥軍於潼關以內者；乃事機不密，爲吳佩孚所覺察，立刻以優勢直軍壓迫集中豫省中牟趙傑所部之宏威軍，使不敢有所舉動，一面抽調岳州及湖北各地軍隊，兼程入豫，填防各處要隘，以最短時間，解決內部心腹之大患，奉軍雖駐關內，亦以時間太促，不及援助，大失其呼應之功用矣。此種種形勢，皆張作霖當初所不及料，而使之不得不改變態度，以冀遷延時日，待各方便之再行乘機活動者也。

直系方面態度之改變，則更自有其故。蓋保定方面，因曹銳攜來之條件，實太咄咄迫人，倘一允從，不啻降大國爲附庸。更見奉軍之聲勢太盛，不爲之稍留餘地，乃頓然覺悟，寧棄親戚，不背部屬，與洛陽爲一致之舉動。四月十一日之保定會議，一

致主張拒奉，曹錕以表示與洛陽一致之故，不惜面斥曹銳，撤曹錕師長之職，以直系全軍交吳佩孚一人支配。自居調人之王承斌，亦率所部勁旅，擔當西路司令之任。保洛完全一致，勢力頓增，實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一。南方北伐，旣一時不克進行，後顧之憂，暫時可免。岳防各軍，亦有北上助戰之機會，乘此一戰，較有把握，此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二。陝西各軍，已着手撤駐潼關以外，原有地盤，忍痛拋棄，非速決一戰，無所償其損失，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三。豫省心腹之患，暫時雖已鎮定，日久難免再生事變，失此時機，恐日後有與他方約同齊發之慮，不如及早與奉方決定勝負，然後可乘勝除趙氏之患，此爲變更態度原因之四。其尤使吳氏不得不急行發動者，則奉軍方面，餉多械足，己方不免相形見絀，倘日久支持，直軍將有不戰而潰之憂，於是吳氏乃大變其向時避戰之態度，轉向奉軍方面作挑戰之行動矣。

五 奉直兩方進兵之情形及其實力

奉直兩軍之實行開戰，雖在四月之終，而其遣將調兵進行其戰爭之計劃，則始於三月中旬，蓋關內奉軍之集中軍糧城，實爲此次戰事首先調動之軍隊，自此兩方各以填防爲名，進駐其兵隊於近畿一帶矣。茲將奉直戰前兩方進軍情形分記如下。

一 奉軍方面

第一批，關內奉軍，一師三混成旅，三月中旬出動，集中軍糧城一帶。

第二批，張作相所部，兩師，四月初出動，駐軍糧城獨流南苑一帶。

第三批，暫編第七旅等，數未詳，四月十日出動，進駐津浦線良王莊一帶。

第四批，衛隊旅等，數未詳，四月十外出動，開駐津浦沿線一帶。

第五批，第一旅等，二旅餘，四月十五日前出動，開赴塘沽天津一帶。

第六批，李景林所部等，一旅以上，四月十六日出動，駐津浦線獨流一帶。

第七批，兵四營，礮五十四門，四月十七日出動，向馬廠進行。

第八批，輜重營帶同天幕破彈，四月十七日暫駐盧台。

第九批，馬隊，數未詳，四月二十日前出動，由灤州陸路向通州進行。

二 直軍方面

(甲) 原駐直境軍隊

王承斌之二十三師駐保定附近。

曹錕之二十六師，由張國鎔接統，駐馬廠。

第十第十五兩混成旅及第二第三補充團，駐高碑店，四月十八日進駐琉璃河。

(乙) 洛陽、湖北及岳州北返軍隊

張福來之駐岳二十四師，四月中旬陸續北上，駐涿州。

第三師駐宜之一部，四月中旬後陸續北上。

蒲圻岳州之十三十四兩混成旅，四月十七日離防北返。

直軍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四月十七日開抵琉璃河，涿州，良鄉，清河等處。

(丙)陝西方面之軍隊

馮玉祥第十一師全師。

胡景翼陝西暫編第一師之一部。

吳心田第七師之一部。

劉鎮華鎮嵩軍之一部。

張之江第二十二混成旅全部。

以上各軍由馮玉祥統率，於四月十九日出潼關，進駐鄭州，作為後方援軍。

張錫元一混成旅。

陝西第一混成旅。

陝西第二混成旅。

以上各軍於馮玉祥到鄭州後，陸續出駐潼關，準備隨時應援。

以上兩方進兵之情形，雖因軍事秘密外間所傳，有未能盡與真事實相同之處，

但據可靠消息選擇記錄似尚較爲可信。至兩方實力究竟如何，所傳消息頗有不同，下表所列較爲確實。

直奉兩軍實力之調查表

直軍調動者 陸軍第三師，（駐洛陽）第九師，（開赴琉璃河）第十一師，（由陝開赴隴海路東段）第二十師，（駐洛鄭間）第二十三師，（開涿州良鄉一帶）第二十四師，（由鄂調鄭）第二十五師一部，（由漢開入武勝關）第二十六師，（由馬廠退德州保定）第五混成旅，（由鄂赴鄭，向山東進發）第十二混成旅，（調駐保定）第十三混成旅，（開紮涿州）第十四混成旅，第十六混成旅，（均向保定以北開拔）一，二，三，四，四個補充團，（均由涿良一帶調回保定）以上計八師五混成旅，四混成團，約十二萬人。

奉軍入關者 陸軍第一師，（駐紮南苑）第十六師，（駐紮西苑向長辛店填防）第二十七師，（新開入關內駐紮軍糧城）第二十八師，（新由熱河開入北

京密雲古北口）第四，第五，第六，第八混成旅衛隊旅；（均由奉天新民錦昌團開入關內）津浦路上有兩師四混成旅，約四萬人之譜；而保衛京師之軍，則南苑西苑通縣廊房之數，在三萬人以上；在關外靜候待發者，尚有第七混成旅，第九混成旅，與由二十九師抽調及第十混成旅；如再不足，則向吉黑熱察抽調。總計在關內者，有八萬人，待發者有兩萬人，似亦在十萬以上。

六 兩軍開戰前之軍事計劃

奉軍以東三省爲根據地，以山海關爲集合場，設司令部於天津，或軍糧城。第一路良王莊，獨流等處奉軍進占馬廠，沿津浦路線向徐州前進，與皖省浙省聯成一氣；第二路向京漢路長辛店直趨保定南下；第三路由徐州轉入隴海路向河南，與趙傑軍隊相呼應。

直軍以陝鄂爲策源地，以洛陽爲根據，鄭州爲集中點。第一路沿京漢路北接保

定，迎擊長辛店二路奉軍，以京津一帶爲目的地；第二路沿隴海路向徐州，一方與蘇軍聯絡，抑制皖浙軍隊，使不得與南下奉軍連接，一方沿津浦路北上與馬廠張國鎔東路軍隊銜接，以攻奉軍根本地；第三路由馮玉祥陝軍集中鄭洛，保守根本，隨時接應各路。

奉軍初次計劃，不特陣線太長，指揮應接，不能敏活，且南下徐州及天津設司令部等均受困難。於是改變計劃，以軍糧城爲後路集合地，設司令部於落堡，張作霖自任總司令，孫烈臣任副司令，以京奉津浦兩線爲東路，向靜海一帶開展，兵力計三梯隊：第一梯隊長張作相（卽二十七師師長）本隊由二十七師全部組織之；第二梯隊長張學良（暫編奉軍第三旅旅長）本隊由第三四兩混成旅合併組織之；第三梯隊長李景林（卽奉天第七旅旅長）本隊由奉天第七、第八兩旅合併組織之；並以第一梯隊集中廊坊，第二梯隊集中靜海，第三梯隊集中馬廠附近。以京漢線爲西路，向長辛店以下開展，兵力亦三梯隊：第一梯隊長張景惠（熱河都

統，暫編奉天陸軍第一師師長）本隊由一師全部組織之；第二梯隊長鄒芬（十六師師長）本隊由十六師之一部份，與奉天第六混成旅組織之；第三梯隊長鄭殿陞（奉天第二混成旅旅長）本隊由奉天第二混成旅與第九混成旅組織之；一梯隊集中南苑，第二梯隊集中長辛店，第三梯隊集中京南某地。又於永定河集合軍隊五個補充旅，每旅約計一千人，及九個混成旅。三路兵力，共計一十二萬五千人。

直軍方面因奉軍計劃之變更，亦改以鄭州洛陽爲後方集合地，設司令部於保定，吳佩孚任總司令。以馬廠及津保汽車道一帶爲東路，以二十六師師長張國鈞（原係曹錕）爲東路司令，所統率之軍隊，爲二十六師，葛豪之十二混成旅，彭壽莘之十四混成旅，董政國之十三混成旅及吳佩孚第三師之一部分，防守子牙河，大城，任邱等處。以琉璃河一帶爲西路，以王承斌爲司令，所統率之軍隊，爲二十三師，張福來之二十四師，孫岳之十五混成旅，張克瑤之第一混成旅，吳佩孚第三師

之一部分，及直隸陸軍各混成旅，（約三旅）防守固安（後爲中路）琉璃河等處。又於隴海路以馮玉祥爲司令，統率之軍隊，除馮玉祥閻治堂兩師全部外，並有河南湖北之陸軍兩師一混成旅。（名目未詳）三路人數，約共六師五旅，及五混成旅，合計十萬人之譜。

七 戰前之哀的美敦書

奉直兩軍作戰之準備，既已完畢，然各不欲任啟釁之責，乃假借名義，以爲號召國人，箝制敵方之計，其實不啻哀的美敦書也。張作霖之電，於四月十九日發出，其大意謂：『民國肇造，已逾十年。東北紛爭，西南俶擾。兵戈水火，民不聊生。大好河山，自爲分裂。黨爭藉口，以法律事實爲標題。軍閥弄權，據土地人民爲私有。擾攘不已，安望治平。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况自華府會議以後，已爲友邦視線所集。閭閻未息，外侮頻來。匹夫橫行，昔人所恥。作霖不敏，怒焉心禱。戎馬半生，飽經憂患。數平內亂，

無絲毫權利之心；一秉至誠，惟國家人民是念。睹邪說暴行之日甚，覺棟崩棟折之堪虞！竊謂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寧日；障礙不去，則統一終屬無期。是以簡率師徒，入關屯駐，期以武力爲統一之後盾。凡有害民病國，結黨營私，亂政干紀，剽劫國帑者，均視爲統一和平之障礙物，願卽執戈先驅，與衆共棄。此心此志，海內賢達，諒必不乏同情。至於統一進行，如何公開會議，如何確定制，當由全國之耆年碩德，政治名流，共同討論，非霖之愚，所能妄參末議。但以國利民福爲心，或有起廢振頹之望。作霖此舉，悉本於良心主宰，愛國熱誠，共謀統一者爲同志，破壞統一者爲仇讎。決不背公義而庇護一人一黨，亦決不挾私忿而仇視一黨一人。耿耿此心，天日共鑒。倘使統一完成，國事寧息，甚願解甲歸田，享此共和幸福。惟國難未平，匹夫有責，披堅執銳，所不敢辭。兵發在途，遠道傳聞，恐多誤會，用特披瀝奉告，敬希鑒督是幸！

吳佩孚方面則對於張作霖之電，置諸不顧，亦於四月十九日，以復直隸省議會

來電爲名發一通電，大略謂「接直隸省議會電：以奉軍入關，謠言紛起，將見兵戈，羣情惶恐，紛紛來會懇代請命，務懇雙方捐除成見，免啓釁端。本會代表三千萬人，民九頓首以請等語。當復一電文曰：「兵凶戰危，自古爲戒。余獨何心，敢背斯義。佩孚攻擊梁氏，純爲其禍國媚外而發，並無他種作用。孰是孰非，具有公論。至於奉軍，佩孚上月蒸日通電，業已明白表示。是否退讓，昭昭在人耳目。乃直軍未越雷池一步，而奉軍大舉入關，節節進逼。孰爲和平，尤爲共見共聞之事。貴會愛重和平，竭誠勸告，佩孚與曹巡閱使均極端贊同。但奉軍不入關，戰事無從而生。諸君企望和平，應請要求奉軍一律退出關外。直軍以禮讓爲先，對於奉軍向無畛域之見。現雙方既處於嫌疑，並應要求將駐京奉軍司令部同時撤消，以謀永久之和平。至京師及近畿治安，自有各機關負責，無庸奉軍越俎。從此各盡守土之責，各奉中央號令，直軍決不出關尋釁。否則我直軍忍無可忍，至不得已時，惟有出於自衛之一途。戰事應由何方負責，諸君明哲，必能辨之。抑佩孚更有言者，年來中央政局，均由奉張

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巡閱使亦從無絕對之主張。此次梁氏特有奉張保鑣，遂不惜禍國媚外，倒行逆施。梁氏如此，而爲之保鑣者，猶不許人民之呼籲，他人之訐發，專與國民心理背道而馳；誰縱天驕，而壹意孤行若是？諸君應知中國之分裂，自洪憲始。洪憲帝制之主張，以梁氏爲渠魁。丙辰以來，國庫負債，增至十餘萬萬，人民一身不足以負擔，已貽及於子孫矣。乃猶以爲未足，必庇護此禍國殃民之蠹賊，使實施其最後之拍賣，至不惜以兵威相脅迫，推其居心，直以國家爲私產，人民爲豬仔，必將此一線生機，根本鏟除而後已。夫以人民之膏血養兵，復以所養之兵，保護民賊，爲殃民之後盾，事之不平，孰有甚於此者！諸君代表直省三千萬人民請命，佩孚竊願代表全國四萬萬人民請命也。敢布區區，惟諸君垂教焉等語。」謹聞。」

直軍方面對張作霖四月十九日所發之電，直於四月二十二日始由曹錕出面發表通電如下：「民國肇建，戰禍頻仍，國本漂搖，民生凋敝。華府會議以來，內政外交，艱難倍昔，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國內一舉一動，皆爲世界所注目。近者，奉軍隊伍

無故入關，既無中央明令，又不知會地方官長，長驅直入，環布京津，錕以事出倉卒，恐有誤會，是以竭力容忍，多方遷讓；乃陸續進行，有加無已，鐵路左右，星羅棋布，如小站馬廠大沽新城朝宗橋惠豐橋燒煙盆良王莊獨流楊柳青王慶坪靜海，以及長辛店等處，皆據險列戍，以致人民奔徙，行旅斷絕，海內驚疑，友邦駭怪。錕有守土安民之責，何詞以謝國家，何顏以對人民耶？向者，國家多故，兵爭迭起，人民痛苦，不堪言喻。設兵事無端再啟，不惟我父老子弟，慘遭鋒鏑，國基傾覆，即在目前，言念及此，痛心切骨。頃據張巡閱使皓日通電謂：「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寧日，障礙不去，則統一終屬無期，是以簡率師徒，入關屯兵，期以武力為統一之後盾。」錕愚竊謂：統一當以和平為主幹，萬不可以武力為標準。方今人心厭亂已極，主張武力，必失人心。人心既失，則統一無期，可以斷言。皓電又言：「統一進行，如何公開會議，如何確定制度的當由全國耆年碩德政治名流，共同討論。」似此則解決糾紛，必須聽之公論。若以武力督迫其後，則公論將為武力所指揮，海內人心，豈能悅服。總之，張巡

閱使者以和平爲統一之主幹，此正錕數年來抱定之宗旨。在今日尤爲極端贊同。尤望張巡閱使迅令入關隊伍，仍回關外原防，靜聽國內耆年碩德政治名流之相與公同討論。若以武力爲統一之後盾，則前此之持武力統一主義者，不乏其人，覆轍相尋，可爲殷鑑，錕決不敢贊同；抑更不願張巡閱使之持此宗旨也。錕老矣，一介武夫，於國家大計，何敢輕於主張。諸公愛國之誠，謀國之忠，遠倍於錕，迫切陳詞，佇候明教。

兩方通電，自各有同派相與呼應，大概皆對於同系加以贊同，對異方加以攻擊而已。其真正之哀的美敦書，則吳佩孚方面於戰前數日（二十一日）發出，謂：「概自軍閥肆虐，盜匪橫行，殃民亂國，盜名欺世，不曰謀統一，卽曰去障礙，究竟統一誰謀，障礙誰屬？孰以法律事實爲標題？孰據土地人民爲私有？弄權者何人？閱牆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國共覩，當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義之言，以盜匪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邪者不見其正；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爲姦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

口，則爲欺世。言道義而行盜匪，自以爲舉世可欺，聽其言而觀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見，事實具在，欲蓋彌彰，徒形其心勞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許國，比年來去惡鋤奸，止戈定亂，無非爲謀和平求統一耳。區區此心，中外共見。無論朝野耆碩，南北名流，如有嘉謨嘉猷而可以促進和平者，無不降心以從；其有藉口謀統一而先破統一，託詞去障礙而自爲障礙者，佩孚等外體友邦勸告之誠，內拯國民水火之痛，惟有盡我天職，扶持正義——彼以武力爲後盾，我以公理爲前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試問害民病國者何人？結黨營私者何人？亂政干紀，剽劫國帑者又何人？與論卽爲裁制，功罪自有定評。蠹賊不除，永無寧日。爲民國保莊嚴，爲華族存人格，凡我袍澤，職責攸在，除暴安良，義無反顧。敢布腹心，惟海內察之！

此電署名者，爲直系將領吳佩孚、齊燮元、陳光遠、蕭耀南、田中玉、趙倜、馮玉祥、劉鎮華等八人。張作霖對此電之發，於二十七日亦發出通電，聲明對於戰事不能負責，謂「竊以國事糾紛，數年不解，作霖辭處關外，一切均聽北洋團體中諸領袖之

主張。向使同心合力，無論前年衡陽一役，可以乘勝促統一之速成，即不然，而團體固結，不自摧殘，亦可成美洲十三州之局。乃一人爲梗，大局益勢，至今日而愈烈。長此相持，不特全國商民受其痛苦，即外人商業停頓，亦復虧損甚鉅，噴有煩言。作霖所以隱忍不言者，誠不欲使一般自私自利之徒，借口污蔑也。不料因此竟無故招謗，遂擬將關內奉軍悉數調回。乃蒙大總統派鮑總長到奉挽留，曹省長親來，亦以保衛京津不可撤回爲請，而駐軍地點商會挽留之電，相繼而至。萬不得已，始有入關換防，酌增軍隊，與曹使協謀統一之舉。又以華府會議，適有中交兩行擠現之事，共管之聲浪益高，國勢之顛危益甚，作霖又不惜以巨款救濟之，所以犧牲一切，以維持國家者，自問可告無罪。若再統一無期，則神州陸沉，可立而待。因一面爲京畿之保障，一面促統一之進行。所有進兵宗旨暨詳情，業於皓日漾日通告海內；凡有血氣者，睹情形之危迫，痛喪亂之頻仍，應如何破除私見，共圖挽救。乃吳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禍國，醉心利祿，反覆無常。頓衡陽之兵于法亂紀，致成憤於死，賣友欺

心。決金口之堤，直以民命爲草芥。截鐵路之款，儼同強盜之橫行。蔑視外交，則割奪鹽款。不顧國土，則賄賣銅山。逐王使於荆襄，首破壞北洋團體。騙各方之款項，顛鼓動大局風潮。盤踞洛陽，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顯爲蠶食之謀。迫脅中交兩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漢商會，竭閭閻之脂膏。塗炭生靈，較闖獻爲更甚。強梁罪狀，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圖，無惡不作。實破壞和平之妖孽，障礙統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作霖當仁不讓，嫉惡如仇，猶復忍耐含容，但得和平統一，不願以干戈相見。不意曹使養電，吳氏馬電，相繼逼迫，甘爲戎首，宣戰前來，自不能不簡率師徒，相與周旋，以勸相我國家。事定之後，所有統一辦法，謹當隨同大總統及各省軍民長官之後，與海內耆年碩德，政治名流，開會討論公決。作霖本天良之主宰，掬誠悃以宣言，既不敢存爭權爭利之野心，亦絕無爲一人一黨之成見，皇天后土，共鑒血忱。作霖不敢以一人欺天下，披瀝以聞，伏維公鑒！

此種哀的美敦書式之電文，既已發出，兩方將領，更各迭發檄文式之通電，以互

相殘罵，殘罵之極，乃開始爭戰矣。

八 兩軍之決戰

奉直兩軍接戰之消息，在四月十五日以前，各處業已喧傳，蓋其時原駐津浦北段良王莊獨流等處奉軍，沿津浦線向南發展，接近曹錕所部第二十六師防地，該師即行退却，一時盛傳馬廠爲奉軍占領，德州兵工廠亦入奉軍之手，其實曹軍雖退，奉軍却未能即行進占。後經魯督田中玉派魯軍第一旅，代守兵工廠，更由吳佩孚撤曹錕師長職，令張國鎔繼任統率，仍回馬廠駐防，以阻奉軍南下，亦並未即行發生戰事。

在大決戰前兩軍前線哨兵，不免時有衝突，但於戰事前途，皆絲毫不生影響。惟東路馬廠一帶，自四月二十日奉軍向前進展，駐防直軍曾拆毀鐵道，以阻奉軍之前行。至二十二日奉軍實行占據馬廠，直軍退駐大城以待援軍，兩軍亦未發生大

衝突。

四月二十日以後，奉方重要軍人如孫烈臣、張作相、張學良等先後入關，與張景惠在落堡會議戰事進行方略，張作霖亦於二十八日到軍糧城。直方則與佩孚於鄭州軍官會議畢後，以後方事宜全交馮玉祥，即於二十六日返保，準備下總攻擊令。兩方蓄勢已足，乃於二十八日夜半後，西路長辛店方面，中路固安方面，東路馬廠方面，同時開始大激戰矣。

大激戰之最劇烈者，實在西路長辛店琉璃河之間。此路兩方均駐有重兵。奉軍重要軍官之在此路者，有張景惠、鄒芬、梁朝棟三人；直軍方面，則除王承斌兼顧中西兩路外，董政國在前敵指揮，吳佩孚則在後方督戰，設司令部於涿州。後因馮玉祥所部加入此路前線，外間更有馮玉祥任此路前線指揮之說。其始（二十八日夜半後）直軍取猛烈之攻勢，奉軍南岡窪陣線幾被衝破，奉軍方面則恃其砲火之烈，勉力支持。二十九日午前，奉軍援隊馳至，張景惠、鄒芬親在前線指揮，直軍死

傷頗多，稍爲退却；奉軍前進，觸地雷而返。是晚，直軍由後方開到生力軍一支，復向前進攻；奉軍得通州援軍，張景惠亦再到前線，兩軍鏖戰竟夜，至二十九日下午，直軍乃退往良鄉。是役直軍兩次衝鋒均未得利，乃改取守勢，以良鄉爲第一防線，與琉璃河成犄角之勢，另集重兵於涿州方面，互相策應。至三十日，奉軍增加兵力，猛烈前進，直軍向涿州方面徐退。此時在奉軍後方長辛店附近之三家店，忽發現直軍，冀奪取該處十六師所守護之奉軍子藥庫，正在圍攻該庫，勢甚猛烈之時，奉軍由豐台開來二十七師軍隊一部，互戰兩小時，直軍又退往良鄉方面。是晚直軍改守爲攻，分三路向奉軍襲擊，正面直攻長辛店，右翼趨豐台，左翼向三家店繞擊；奉軍亦得後方優勢援軍，並利用重砲，向直軍猛轟，直軍冒險前進，奉軍第一師爲直軍所圍，勢漸不支，至一日晨直軍占長辛店，奉軍退蘆溝橋以南。是役兩軍酣戰終夜，直軍猛撲多次，奉軍由各路運來援軍頗多，全數加入前線，可見形勢之嚴重。奉軍旅長梁朝棟陣亡，師長鄒芬受重傷；直軍方面亦有董政國戰死之謠。砲火之烈，

北京方面亦受震動。一日晨七時後，奉軍張家口生力援軍趕至，張景惠又親至前線督戰，奉軍大奮，劇戰兩小時，重占長辛店。奉軍用重砲轟擊，迫直軍退向大灰場。幸馮玉祥後方援軍趕上，兩軍復相激戰，至二日晨遂成相持之勢。二日，西路未發生劇烈戰事，蓋雙方均改變戰略，趨重中路。吳佩孚親至榆垓察看形勢，圖以重兵由該處隔斷永定河交通，與京漢線北段直軍成一入字形，以包圍奉軍中路，故各路直軍紛紛向榆垓方面出動。奉軍方面亦圖先行攻取固安，由中路直趨保定，以與長辛店奉軍聯成一氣，因亦以各路兵力移入中路。故良鄉琉璃河一帶僅有小衝突及直軍飛機擲炸彈傳單而已。三日，吳佩孚先以豫軍羸弱猛攻長辛店，奉軍以猛烈之砲火應戰，直軍且戰且退，奉軍以連日得利，遂輕進——雖張作霖前有諭令前敵奉軍對直軍須半守半進，以防直軍暗算，此時亦以砲火之威足制直軍，不暇顧及而前進矣。是晚，吳佩孚派兵一營抄襲奉軍右翼，遇奉軍斥堠，半部降服。奉軍半部則暗伏田間。入夜，吳探知奉軍日間相持，砲彈將罄，乃以大隊直軍向正

面猛攻，另以精兵數千繞道前進，藉田間伏兵引至奉軍後方；四日清晨，直撲蘆溝橋，奉軍前後受敵，礮彈又將絕，張景惠急下令向豐台退却，長辛店遂完全爲直軍占領。直軍乘勝急趨豐台，直迫落袋，奉軍遂大潰。此路兩軍相持最力，自開戰起直至三日，雖兩軍各有勝負，迭進迭敗，甚有在同一陣地，兩軍一日間進退至九次之多者，但兩方各以全力相周旋，往往前線退不十餘里，後方援軍卽由別路調至，又復前進以返攻敵軍，故奉軍未潰以前，兩軍五日中之陣線，總不出涿州以上，豐台良鄉以下之一帶。至於奉軍之忽然退走，頗有疑其別有事故者，因此有張景惠鄙芬通敵之種種謠傳；不知奉軍在此作戰，本極困難，所恃者軍隊之勇猛，礮火之劇烈二事耳。今前者既爲吳佩孚埋伏地雷及後方抄襲兩法所破；後者又中直軍以樹林僞裝軍隊及以少數兵隊誘戰之計，以致礮火濫用過多，一時告罄，全軍失其重心，乃不得不出於潰退。外人當奉軍未敗時，早有一如此濫用礮火，爲歐洲戰事中所未見一之語；足見奉軍致敗之真因矣。

中路固安方面，固兩方所極重視者。奉軍設司令部於安次，以許蘭洲、關朝璽、鮑德山諸人主持其事，圖先以優勢軍隊占領固安，然後與西路合攻直軍保定之大本營；而直軍方面，則由王承斌負此路指揮之責，後又加入張福來，在此與奉軍相持，一面藉此以聯絡東路之軍隊，而進攻軍糧城，一面更圖由此完全占得永定河，以斷西路奉軍與此路之交通，而將此路奉軍加以包圍。開戰之初，先由直軍進攻，奉軍以大礮猛轟，迫直軍退走，直軍乃伏於來回線以避礮火，而以步鎗射擊奉軍。後奉軍吉林二十八師騎兵向前衝殺，直軍稍退。奉軍渡永定河後，誤觸地雷，頗受損失。繼乃集合後方，重復由小道抄出，正與直軍哨隊接觸，而直軍已由西路派隊分援。奉軍退回之時，又爲正面直軍所痛擊，兩軍劇戰，均有損失。三十日，奉軍增加兵力，直軍亦加入張福來所部勁旅，兩軍相持於永清及固安附近一帶，至三十日夜尙未終止。又自西路劇戰後，兩方各將其軍隊向此路移轉，以圖攻敵人所未備，戰事重心遂移入中路。張作霖由軍糧城抵落垓，將親來督戰；吳佩孚亦有自涿州

率重兵來此消息。一日，許蘭洲親率騎兵衝鋒，進至固安附近，直軍力戰數小時，始退出固安，即另以精銳軍隊，向固安進攻，與奉軍相持。二日，直軍更增兵力，以與奉軍激戰，計兩日之間，固安由奉軍之手得而復失者兩次；外傳許蘭洲在此陣亡，由東路之張作相改主此路軍事，足見戰事之猛烈矣。三日以後，直軍占領勝芳，分兩翼進攻，右翼向霸縣，左翼則向永定河西岸。張作相率二十七師與直軍在安次附近苦戰，後西路敗耗傳至，直軍又將進攻落袋，軍心大亂，遂致潰退；計中路奉軍二萬餘人，紛向天津方面逃竄。奉軍對於此路，本抱極大希望，故不惜重大之犧牲，而卒爲直軍盡力制止，不得逾固安一步，亦可惜矣。

東路馬廠方面，自奉軍進駐馬廠後，直軍即退駐馬廠附近，兩軍時有接觸。此路奉軍主要人物有張作相、李景林、張學良諸人，直軍則由張國鎔主持；後由中路方面分派張福來相助。二十七日下午，張國鎔率第二十六師圍包圍馬廠奉軍，適奉軍大隊騎兵趕至，內外夾擊，戰至二十八日，直軍不支，退回原地，此時奉軍由靜海

派兵繞攻大城青縣，相持甚力。二十九日，張作相率奉軍勁旅，攻張國鎔之後，圍攻大城，亦極猛烈，直軍苦力支持，死亡極衆，奉軍團長中彈，此時靜海附近，忽發見直軍李景林聞信，率隊往攻，誤中地雷，奉軍退回靜海。三十日，奉軍進攻，與直軍戰四小時，直軍退却，大城遂爲奉軍所得。一日，大城方面又發見直軍，圖與青縣霸縣兩處原駐直軍三面包圍大城，適張學良統率大隊援軍趕至，直軍爲奉軍馬隊衝散，乃退任邱，與河間成犄角之勢，以保津保汽車道。青縣爲奉軍所有，張學良亦以大軍占領霸縣。直軍恐東路過退，牽及中路，乃急調鄭州開來之四十三旅來援，奉軍亦以汲金純軍隊加入東路。二日，奉軍渡子牙河前進，淹斃頗多。直軍方面吳佩孚巡視榆堡後，有趕來督戰消息，後方援軍亦陸續開到，與奉軍相持頗力。三日，吳佩孚以大兵襲攻霸縣，張學良帶傷遁走，霸縣遂爲直軍恢復。張福來加入東路，分兵攻馬廠，又以別隊攻良王莊，以圖截東路奉軍後方。四日，西路奉軍敗耗傳至，並聞直軍將三路會師馬廠，李景林乃率全軍二萬餘，退駐獨流良王莊。其後因直軍占

領落堡，此路奉軍方始潰退，中途又爲直軍破隊所截，損失頗大，受降者亦甚多。此路李景林所部，本係奉軍精粹，開戰以來，頗得勝利，即在退走時，軍容亦尙整肅，不幸中西兩路奉軍退却太速，致直軍得以全力對付東路，而李景林所率二萬餘人，乃卒不免於潰散矣。

此役兩方各竭全力以相周旋，加以鐵路運輸之便，援軍接應之速，奉軍破火之烈，衝鋒之勇，直軍戰術之精，地雷伏兵之得力，已有旗鼓相當之勢。又直軍方面，往往一令之發，三路並進，一軍之發，忽中忽西，奉軍方面，中路東路，運用軍隊，亦極敏捷，如此劇烈之戰鬥，誠中國十年來所僅見者矣。

九 奉軍潰兵之繳械

奉軍自西路敗退後，張景惠第一師回駐南苑，第二十八師亦向南苑方面退却，爲原駐北京之第一師第九師兩中立軍壓迫，繳械遣散。鄭芬第十六師及其他兩

混成旅，敗退西苑，爲第十三師勒令繳械。有一部分敗退軍隊，圍衝入北京，爲通州毅軍及原駐北京軍隊擊散。大部分奉軍，則由天津向軍糧城方面而去。

中路奉軍，由安次向楊村北退，一部降於直軍，一部由天津東去。

東路奉軍，向良王莊獨流走退，繼亦向天津轉山海關方面而去。

各軍敗退後，張作霖駐灤州，收拾殘餘，以圖再戰；惟海軍已由薩鎮冰率領艦隊，扼其歸路，直省沿路各鎮守使亦擬乘勢邀擊，關內奉軍，大有進退維谷之勢矣。

十 戰爭中兩方關係者之動作

戰爭中兩軍以外各方之動作，其中最有關係者，爲海軍之助直。蓋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與直系素有淵源；又薩鎮冰南下時，更游說海軍總司令蔣拯，通電表示助直。杜錫珪通告外交團聲明征討奉軍後，卽由薩鎮冰率艦北上，準備斷絕奉軍歸路，此舉頗足壯直軍聲威而寒奉軍之膽也。

助奉軍者，亦有張宗昌率領便服奉軍，由海道繞至青島，擬由該處上陸，直趨山東。乃事機不密，爲魯督田中玉查悉，一面準備迎擊，一面發出通電，請外交部與日本交涉，轉令青島防守司令禁登岸，其計遂歸失敗。

戰中最可恐慌者，實爲蘇浙兩省之問題。蓋蘇浙毗連，蘇爲直系，浙與奉方較有關係，其傾向完全不同，實有發生衝突之可能。蘇浙人民，鑑於九年皖直之戰，兩省幾以兵戎相見，因聯合要求兩省軍事當局，請表示態度。幸兩省督軍均以民意爲重，相繼表示保境安民，雖其中不免稍有誤會，發生文電上之詰難，但兩省卒能始終維持其保境安民之宣言，使地方秩序得以維持，亦兩省人民之幸矣。

河南自趙傑中牟之變爲吳制止後，於戰事完畢之際，突又發生二次事變。據直軍方面傳出消息，謂五月五日，由趙倜署名通電，歷指吳佩孚馮玉祥在豫種種行爲，並有宣告河南中立，令在豫直軍卸除武裝之語。乃事變發生，奉軍已敗，馮玉祥在鄭州軍隊對於豫軍行動，立刻加以制止。並由田中玉等調和兩方，使各退讓。吳

佩孚於七日電致趙倜，歸過趙傑，並表示和平解決之意。據趙倜七日覆田中玉等四人電，已聲明誤會，對於吳氏表示同情，請田中玉等向馮玉祥蕭耀南緩頰，則豫事表面似可解決，惟聞內部之事，此時尙未清楚，大約不難即行了結也。

十一 事後之懲辦

兩軍勝負既決，五月五日，公府方面乃先下令，着奉軍即日出關，直軍亦令回防。同日，並以此次奉直之戰，純由葉恭綽、梁士詒、張弧等構煽而成，令三人褫職速交法庭訊辦。及十日戰事已大略結束，更令張作霖免本兼各職，聽候查辦，戰禍罪魁之懲戒，大略如是。

河南方面之事變，亦於五月九日，以駐鄭州靳雲鶚等有電告趙傑襲攻鄭州之事，令趙傑褫奪官職勳位勳章，交趙倜查辦。翌日，又有令免去趙倜本職，聽候查辦，以馮玉祥繼任河南督軍矣。

十一 外交之影響

此次奉直戰爭，與外交方面可發生關係者有三：（一）鐵路交通之阻絕；（二）天津附近之作戰；（三）塘沽駐軍。故自張作霖由京奉路運兵入關，外間即喧傳有外交團警告之事。其實外交團之警告，在四月十三日之十一國會議中始行決定。十四日乃由荷使歐登科領袖，以奉軍佔領塘沽附近，違反辛丑條約為理由，向外交部送下列之通告書：『外交團頃悉中國武裝軍隊擬佔據秦皇島火車站；又塘沽警察長六號通知，該處奉軍司令官擬佔據該處火車站。查一九〇一年條約第九條，中政府讓與各國駐兵某某數處之權利，以期維持北京至海通道。各公使以此係一種專獨權利，故中國武裝軍隊如占據此種地點，即係破壞上述條約之規定。本公使聲明此層時，又鑒於華盛頓會議第六號議決案之關於駐華軍隊問題，應同時請貴總長嚴重注意於因此項破壞條約舉動而發生之結果，並希將此種結

果，警告有關係之司令部爲盼。」

四月二十日以後，兩方形勢日趨險惡，外交團方面又由葡使符禮德領袖，致二警告書於中國外交部。其一，係重複申明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所致照會之意義者，謂：「外交團曾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以領銜公使名義，致照會於外交總長，茲特抄附於此，應請貴總長注意。因中國北部及北京城附近，現有中國軍隊調動，外交團特再聲明，必將堅持上述照會之條件。並向貴總長爲最嚴重之申告：如因亂事致外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中國政府負其責任。爲此外交團盼望中國政府，應有極嚴厲之設備，以杜武裝軍隊攔入北京，及用飛機由空中轟擊京城之事，爲此照請貴總長查照。」等語。其二，係重複申明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照會之意義者，內中謂：「茲因中國各省軍隊調動一事，外交團認爲應請中國政府注意本公使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致貴總長之照會。該照會內開：「外交團特向中國政府提出警告，凡外人所受損失，無論其出於軍隊之行動，或因其放棄責任所致，

定惟該管區之上級軍官是問，各國必堅持請中國政府責令該上級軍官，個人單獨負其責任」等因。茲特再爲聲明此態度，相應照請查照。」等語。

四月三十日，兩方戰事既開，外交團方面除召集各國在華海陸軍隊，分段保護其僑民外，更由領袖公使特赴外交部與總長顏惠慶及京師步軍統領王懷慶警察總監薛之珩會晤。該公使當向顏總長說明來意，略謂：「頃者，奉直軍隊業已接觸，京師居民頗爲恐慌，余（該公使自稱）此來係代表外交團向中國政府要求三事：第一，無論何方軍隊，均不許開入城內；第二，鐵路應照常通車，雙方均不得阻礙之；第三，禁止以京中糧食輸送出城。」等語。顏王薛三人皆一一允爲竭力辦理，該公使始表示滿意而去，所幸京畿附近戰事亦迅速終結，於外僑生命財產不致有重大之損失，將來或不致發生外交上之糾葛。後張作霖退駐灤州，分向開平等處設防，外人亦以該處礦產，帶有外交性質，迫令退向關外，外交關係，於戰事上頗生影響也。

十三 近畿戰後之軒然大波

此次奉直之戰，當其發動時，風波激盪，全國震撼；勿論兩方遣將調兵汲汲不遑，即關係各省之互相牽動，舉國人民之奔走惶駭，亦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及既接戰，以兩方籌備之久，醞釀之深，大兵接觸，亘數日而勝負難分。吾人觀其初戰鬪之猛，死亡之衆，大將之在前敵者，頻以死傷聞，而後方之調遣，尤汲汲不遑，方以爲此次戰事，其始旣如是其可驚，其後必將有如何震天動地之事，以更令吾人驚駭不置者。而不謂數日之間，勝負立判，奉軍倉遑潰退，大有不可收拾之勢。及奉軍旣潰以後，吾人方以此頭重脚輕之事變，其結構之奇特，大可令人得無限之趣味，而不謂東三省獨立之消息，又繼之以起。惟張作霖退駐灤州，本擬利用豫省二次事變，以圖再舉，乃以直軍包圍之計畫及外交之影響，不得不退至山海關。張作霖在關外一面宣布東三省獨立，並已照會外交團；而一面又將從前在灤州所劃定之開平

爲第一防線，（由李景林指揮，）古冶爲第二防線，（由張作相主持，）灤縣爲第三防線，（由張作霖親自指揮，）昌黎爲第四防線，（由孫烈臣主持，）均已撤去；而直軍方面，大調兵隊，向唐山開出，並已劃定胥各莊爲第一防線，由彭壽莘指揮；蘆台爲第二防線，由穆旅主持；軍糧城爲第三防線，由王承斌指揮。近又進佔灤洲附近，大有直迫山海關之勢。惟張作霖雖敗，而其根據地尙完固，直軍果欲相迫，則勝負之數，似難預必。至張作霖此後之能否有爲，與吳佩孚之能否克奏膚功，則又全視東三省及蒙古對於張作霖之態度如何以爲斷，萬非區區數萬直軍所能生效也。

十四 奉直戰事之結束

奉軍自五月底退出灤州，卽就山海關內外一帶據險屯駐，直軍追縱而至，亦未行劇烈之攻擊。及中央政局變化既起，吳佩孚、王承斌因注意津京方面之事務，更

不能對於山海關軍事上即進行其計劃；適其時張學良央奉天傳教之英人德庫脫爾氏運動外交團調停和局未果，乃於六月九日兩方由該英人私人介紹，在秦皇島爲一度之接洽，議定十一日兩方各提具體意見，再開正式媾和會議；詎奉軍以連日前鋒小衝突，頗爲得利，即於十一日大舉反攻，直軍奮力回擊，卒以進至地勢未熟之處，爲奉軍地雷電網及山上大礮所迫，死傷甚衆，厥後直軍援隊齊至，冒險前進，奉軍死力抵抗，十一日至十五日劇戰未息，兩方死傷之多，各在三千人以上。直軍即自天津運往大軍，圖一面由九門口繞出長城，進攻奉軍後方，一面由熱河前進攻奉軍之側；且直軍航空隊大爲活動，孫烈臣爲空中擲下炸彈所傷。張作霖乃一面仍求外人調停，一面派人向政府述求和之誠意，因得於六月十六日在秦皇島英艦中再進行第二次之和議，結果於十七日由孫烈臣張學良代表奉軍，王承斌彭壽莘代表直軍，在英艦上簽定和約八條，附約兩款，其內容爲（一）直奉兩軍爲維持大局統一國家之目的，雙方同意罷兵；（二）奉軍之撤收，係撤去直境，

直軍亦不得入奉境一步；(三)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早九時至午後一時，南路有前進之處撤收之；(四)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早六時起，奉軍撤收南方面之部隊，但直軍須限於奉軍撤收時之前一點鐘，南路方面之部隊，集合於陣地後方相當之地點；(五)於民國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早六時起，奉軍撤收北路之部隊，直軍之動作亦與第四條同；(六)奉軍兩路自撤收日起，在三日內撤收完了；(七)在奉軍撤收未完之前，直軍亦不得有軍事上之行動；(八)雙方自簽字後，若某方部隊有不本此規定，而自由行動者，則此方之簽字人員，須負完全責任。「附記」(一)直奉兩軍所佔之線，以二郎廟裏峪爲中交線，此線以南爲南路，此線以北爲北路；(二)自簽字後，雙方均須嚴禁射擊，倘有違犯者，即以該管官長是問，而處以嚴重之懲辦。並一面由中央派王占元宋小濂兩人赴榆關監視兩方撤兵，王宋於二十四日電京報告，兩方隊伍已如約撤竟，並劃灤州迤東至錦州迤西一帶爲中立地，兩方在中立地駐兵，均不得過一旅以上。又熱河方面奉軍亦於此時開

始撤退，至二十八日而畢。雖據外間謠傳，謂奉天近日大招軍隊，預備復仇，然京奉路已於七月五日起完全通車，直軍既於七月一日以前，隨吳佩孚回駐洛陽，秦皇島之直軍司令部已於七月四日撤去。後事雖難逆料，惟自去年年終醞釀而取之奉直戰事，至此已紛擾半年，大約在七月一日以前，可視為完全了結矣。

